

千年古镇万年歌

金从华

发源于天河尖的东淠河，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在大别山北麓一路横冲直闯，一头撞进了圣人山的怀抱，没了那股原始野性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偌大的温顺滩涂，于是在东淠河岸边就诞生了一个兴盛的小镇，那便是下符桥。

下符桥位于霍山北部，据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，霍山最早称“樊”，在夏朝初建立，城址下埠口（今下符桥镇），距今有4200多年的历史，在1984年发掘的大堽台（今下符桥镇沈家畈村）古村落遗址，及后来大小松墩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、陶足器具、陶瓦残片上，至今还残留着数千年的人间烟火。

商周时称“樊”置“樊”，商代甲骨文卜辞上云：“庚寅卜，在鬲次贞：王弗林方，亡灾。”大意是说，庚寅年，商王出征林国（今江淮之间），来到鬲时算了一卦，寻问此次出征能否成功，结果：顺利，没有灾难。鬲，就是今天的霍山，鬲邑城址就在下符桥。

鬲邑是华夏最早的县邑之一，商周时楚国在此设置县邑，完全因为鬲是襟江带淮，地控吴楚的战略要塞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鲁昭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11年）秋，吴人侵楚，伐夷，楚鬲，六，楚沈尹戌帅师救鬲。吴师还，楚鬲尹戌率大军来救鬲，击退吴军后，又把鬲邑的城址迁到了更安全的地点：邓家巷。说明楚对霍山战略地位的重视。

鬲邑是吴楚之战的古战场，散落在下符桥、圣人山、沈家畈一带的烽火台（也称烟墩）遗址，掩映在青山绿水间，拨开丛林，依稀可见暗淡的刀光剑影，可闻远处的鼓角争鸣。

古人多是选择在倚山临水的地方为聚落区，下埠口毗邻圣人山，靠近东淠河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土地肥沃，水运繁忙，下埠口是往来皖鄂间的主要码头之一，因此自然形成了数个朝代县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到了隋开皇元年（公元581年）更名为霍山，城址仍在下埠口。

下埠口的繁华是从唐朝开始的，而真正走向巅峰是在宋代。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，宋词、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两大杰出代表。

在下埠口西北瓦屋院有一个窑宝山，据光绪《霍山县志》记载，在宋神宗

熙宁年间（约1070年左右），这里建了一座大型民居——窑宝山民居（现为省保单位），占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，窑房属南方常见的“龙窑”型，从出土的大量生活用品，如瓶、罐、钵、碗等和玩具饰品，如狮、狗、龟、马俑等来看，全为黑釉陶瓷器，产品精美，造型别致，工艺娴熟，虽外表古朴粗犷、素面无纹，但俗而秀雅、形象逼真，色泽明亮，釉层匀净，堪称民居窑中的精品。

宋瓷是宋朝身份的象征，它透视着皇室的权威和审美的情趣，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地位和社会背景。我国古代审美分皇室审美、文人审美和民间审美三个层次，皇室审美强调的是顶级，因为它垄断了一切资源；文人审美强调的是救难和哀伤，具有时代烙印，要体现心怀天下，要么表达壮志难酬，要么体现审美则强调活泼自然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实用第一。

下埠口窑宝山民居秉持了民间审美风格，虽没有官窑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的高端审美，但从审美角度来看，不亚于“汝窑哥窑定”的创意，尽显民间趣味，一时间窑宝山民居产品，凭借着低价实用及下埠口码头航运方便，运到苏浙，运用到湘鄂，走进寻常百姓家。千年窑宝山，至今还飘荡着“雨过天青”的哀怨瓷歌。

下埠口码头上连管家渡、千笠寺，达湖北，下通梓潼渡、正阳关，抵淮河，东淠河水运是当时最繁忙的路线之一。帆樯林立，摇曳生姿，百货山集，绵亘数里，市肆书比，热闹非凡。

到了北宋后期，因北方战事不断，霍山县衙也沿河向南迁至兰家坟（今霍山县城），下埠口成了故埠，成了专业的商业码头和县衙的外滩。

“大船从东来，帆樯郁嵯峨”，来来往往的商船，飘飘荡荡的白帆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辉映于朝阳和晚霞之中，在故埠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，霍山八景之“故埠帆联”成了文人骚客笔下的长短句、水墨画，这一景致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横排头水利枢纽截断航运为止。

古代统治者都有在灾年更改地名的习惯，就像皇帝更换年号一样。元至大末年（1311年）一场大水让武宗皇帝惊慌失措，把故埠改成了下符桥。据《六安州志》记载，故埠镇位于东淠河与熊家河交汇处，熊家河上架桥经常被山洪冲垮。元至大二年（1310年），富民洪氏在

此捡到一狗头金，便以此金修造了一座坚固的桥梁，因当时霍山山界常有恶虎伤人事件发生，相传有道士便在桥上粘贴“下符”，以防虎患。按道家说法，“符”分“上符”与“下符”，“上符”镇妖魔鬼怪，“下符”治洪水猛兽，这就是下符桥的来历。

下符桥是霍山的北大门，是六安进入霍山的主道，原先的下符桥已成交通瓶颈，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知县吴霖领旨重新建桥，新桥宏伟，名曰：淮西第一桥。并在桥头铸一铁牛，重千钧，用来镇桥，铁牛形象逼真，如真牛大小，牛身刻满篆文；在桥另一头秦冲石崖上刻有建桥经过，“秦冲摩崖石刻”现为“市级文保”。石刻的上方凹槽雕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石猴，与铁牛遥相呼应，相得益彰，桥上刻有“铁牛卧桥观月；石猴临岸看天”的对联，为下符桥增添了几分景致。但见帆船画舫来回穿梭，渔舟唱晚，商贾云集，一幅霍山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铺成在游人的面前。可惜的是1938年8月，日本鬼子来犯时，此桥被国民党炸毁了；千钧铁牛，1958年被送到合肥钢铁厂炼成了铁块；凹槽石猴，1968年秋被人整体凿下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历史不会凭空而去，遥远的记忆变得苍白，唯有历史长河流淌着一首充满愁怨的挽歌。

圣人山海拔只有198米，有道是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圣人山，一个霸气的名字，因医圣张仲景在此采药行医而得名，也因此成为皖西名山。张仲景，建安时期三神医、中华“四大名医”之一，是一个名副其实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。圣人山上的草药大多入了医圣的经方，造福桑梓。

圣人山是霍山县的西北屏障，也是古鬲邑的东南关隘。1938年8月28日，

这里爆发了著名的“秦冲阻击战”，日军小野骑兵大队2000多人侵犯霍山，在圣人山下的秦冲，霍山军民演绎了一场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”的殊死反击战，激战一天一夜，为县城百姓转移赢得了时间，挫败了日军企图取道霍山参加武汉会战的图谋，奏响了一曲抗战的凯歌。

黑炭冲战斗是解放战争中一场微不足道的战斗，然而却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不说的一次战斗。1948年11月15日，刘邓大军某部皖西独立旅的两个营，由六安张家店经霍山去固始迎接几百名南下干部和大批物资军费，在下符桥黑炭冲遭遇敌46师两个团。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，独立旅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，经过七小时的浴血奋战，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南下干部毫发无损，物资军费安全送达，保证了解放区的社会治理。“江山不负英雄泪，且把利剑破长空”，107名战士在黎明的前夕壮烈牺牲，在东淠河上流淌着一曲悲壮的骊歌。

抚今追昔，站在圣人山上，千年古镇沧海桑田，尽收眼底。绿水环绕，莺歌燕舞菜花黄；古树成荫，桃李红脆瓜果香。这里的人们穷则思变，变则思勤，勤则思远，让人羡慕下符桥的日新月异，发展之快令人瞠舌。说来也怪，这月里1958年初曾一度叫火箭人民公社，由此观之，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

田畴散落的白鸪，像一个个音符，光缆上整齐的麻雀，像一排排线谱，演绎着一个时代的交响。

明代诗人丁晟是这样描写古镇的：贾子烟波下远舟，帆樯映日水边浮；西风吹雁霜华白，夹岸芦花动客秋。如今看来却另有一番心得。

鬲邑也好，故埠也罢，俱往矣，看安居乐业，当数今朝。



古物陈列室 徐缓 摄

我们国家幅员辽阔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，有的已经变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舒城的碟子酒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什么叫碟子酒呢？它是指流行于安徽舒城、肥西等县城乡的一种宴席模式。每逢正月，或家有红白喜事，主人招待客人早餐时，烹饪出的精美菜肴全部用整齐划一的碟子盛装，做到色、香、味、器俱佳，然后客人入席饮酒，这桌酒就叫碟子酒。

每年春节临近，舒城人就开始谋划节后要去哪些亲戚家拜年。在亲戚家吃早饭喝碟子酒，是舒城人正月拜年的常见选项。大家拎着鸡蛋糕、姜汁糖、花生糖、芝麻糖等或买的或自家做的糕点和瓶装酒等礼品，起早前往。亲戚家早有准备，客人一到，互致问候，先上茶，后上花生、瓜子、糕点、茶叶蛋等小零食，边吃边聊，共叙亲情。

茶叙过后，开始喝碟子酒。碟子酒是早餐，不算正餐，所以没有烧鸡烧鱼烧肉等大菜。相对于午餐和晚餐，菜的品种和份量也少些，主要有卤猪肝、猪舌、猪头皮、猪肉大、卤鸡蛋、卤干子、卤干张卷、煨冻骨、蒸咸肉咸鸭咸蹄、炒五香花生米，还有酱油干凉拌胡萝卜丝等，家庭殷实又能干的主妇能做出十几个菜。

为准备正月拜年碟子酒，不少人家腊月初就开始准备，初几腌咸货，将猪头皮、猪舌、猪大肠、鸭、鹅洗净入盆，腌上十天起卤晾晒。二十四掸尘，擦洗大门过小年，二十七磨豆腐做干子，二十八起卤肉，二十九炸年货，做糯米圆，三十上午大锅蒸咸货，用大面盆装好备用。正月里客人一到，主妇将备好的菜肴切好装盘，置入蒸笼，放在土灶大锅上用柴火猛烧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一桌十几个碟子的农家土菜就热气腾腾地摆齐上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老百姓经济收入开始好转，正月拜年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喝一元多一斤的瓶装粮食酒，差些的喝散装山芋干酒，八角一斤，因易上头被戏称“八角粽子”。喝酒时，山区吃挂面和米面粑粑，圩区吃粉折子和米面粑粑，上面放咸肉鸡蛋炸果子做的浇头。那炸果子是将腌制后的白干油锅里煎炸，捞起沥干，做浇头时切成条放进汤里，金晃晃的，煞是好看。汤是用炖鸡炖肉的高汤勾兑，起锅时放些青蒜或葱蒜，味极鲜美劲道。

喝酒时的座位是很有讲究的，不能乱坐。长辈坐八仙桌上沿，主宾坐一席即长辈席左边的第一座，次宾在二席（长辈席右边的第一座），次陪紧挨主宾坐下，下陪坐晚辈或“酒司令”。有时主家会邀请一、二位能说会道又有一定酒量的邻家作陪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，这也是主人家建设睦邻友好邻家关系的重要举措，不可小觑。

酒局一般由长辈主持，如长辈年迈，则有次陪代替。过去用小酒杯喝酒，杯子不大，三、四杯才有一两酒。开席后，每人先喝三杯，即所谓的“三杯通大道”，然后开始敬酒，先敬长辈，后敬平辈，最后晚辈。按此顺序，彼此互敬。这些约定俗成的“一来一往”，有时还增加“一推一搯”敬酒程序完成后，就进入喝酒自由活动阶段了。此时长辈往往借故离开，留下晚辈们开怀畅饮。大家无拘无束，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。划拳、捣杠子，“感情深一口闷”，花言巧语后豪言壮语，努力把客人灌醉。有时家庭主妇还上来参战，对客人重点“培养”，将喝酒气氛推向高潮。在一句句祝福、一次次干杯中，加深了感情，浓厚了亲情，昔日纵有不快和龃龉，也会在这一杯杯酒香的燃烧下烟消云散。血浓于水的亲情、醇厚温馨的乡情，也在一片片欢歌笑语中浓缩升华，传递延续。

改革开放之初的舒城，风俗依旧，人们外出打工，回家过年，正月喝碟子酒，年复一年，热闹轮回。然而，进入新世纪后，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的推进，人口逐渐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，年轻一代纷纷走出家乡，到外地工作并安家落户，成为故乡的过客。老人们围着孩子转，带孙子当保姆，回乡过年、走亲访友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即便是手足之情也难以见面，拜年喝碟子酒已成稀罕之事。面对人口迁徙的大潮，传承已久的舒城碟子酒，还能一如既往地传递下去吗？时代变迁的潮流，会湮灭这些寄托着我们的情感、凝聚着我们的亲情乡情友情的文化传承吗？

碟子酒哟，那渐行渐远的乡愁！可喜的是，碟子酒这一风俗已经被列入舒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。



我说的南疆黄河，它既不是崑江，也不是位于花江，而是离边境不远、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南明县峙岭河。峙岭河蜿蜒曲折、清澈见底，河里鱼虾成群，沿河两岸绿树成荫，河边山花烂漫，梯田层叠，好一幅南疆美景。

为什么峙岭河变成“黄河”了呢？时光回到1979年那个不寻常的初春。

那年的元月2日，我们从黄河之滨的中原营房，乘两天两夜的闷罐车，到达广西扶绥县渠黎公社渠旧大队安营扎寨，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临战训练，在当地过的春节。到2月15日部队就向宁明爱店边境一线机动，师机关乘卡车跟进移至边境几公里处开设指挥所。

2月17日凌晨6点40分，著名的自卫反击作战正式打响，刹那间万炮齐鸣，地动山摇，震耳欲聋，掩护我步兵分队越境攻击，我师首战540高地和长条山，战至19日首战告捷，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，全歼守敌。

休整数日后，2月26日我师向敌方纵深攻击前进，翻越迷迭山，跨过奇穷河，肃清外围残敌，配合兄弟部队打凉山，3月5日主力攻占凉山后，我师奉命前出到奇穷河南岸，建立防御阵地，阻击尾追之敌，掩护大

还有四十分钟就到十二点了。我却坐在红色格子的地毯上，背靠着沙发，看着书，舍不得这么快与月色分开。

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大人像我这样，喜欢席地而坐，喜欢泥土，喜欢光着脚丫在办公室走来走去，也喜欢随意躺在任意的草地上，更喜欢在无人的月光下，躺在大地上，仰望星空，幻想发呆，思考遥远的未来，回忆无边的过去，和享受宁静的此刻。

今晚舍不得睡，这本书还有几十页就看完了，这应该是我看得最慢的一本书了，因为我舍不得快速看完，我把它放在车里，每次清晨散步之前看一看，每次等孩子上课的时候也看一看。对于巴菲特投资理念，我还没有类似的高度我可以领悟，可是他的人格魅力，却在一天一天地滋养着我。它不同于我床头的书，也不同于我书柜的书，它仿佛是一种给予我灵魂共振的书，会让我在阅读的时刻，瞬间忘却忧愁与苦恼，忘却欢乐和志忘，变成一个厚重平和的老人，慈祥、安静地读着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故事，和每一个巴菲特讲给听众的笑话，还有他身上那份珍贵的纯粹和简单。

灯红酒绿繁花似锦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都好难再遇到纯粹简单的人了。无论是学生，还是大人，他们的眼神，满是忧郁，满是空洞，满是欲望，满是失落，都好难再看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闪着微光，又直接照进你心灵的样子了。

所以啊，几十年的人生长河里，我们都在捕捉很多转瞬即逝的瞬间，都在寻找让自己灵魂得以安宁的状态。

我也有过很多浪漫主义和英雄情结，我幻想自己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大人，可以拯救世界。而现在，我满心都是拯救自己，喜欢自己，思考自己，然后找到自己。

与月色一起

周慧

南疆的“黄河”

彭泽山

部队依次有序撤军。

由于天公不作美，开战第三天就下起毛毛细雨，天气阴沉沉闷，大雾蒙蒙，昼夜温差温差大，细雨一直没完没了地下。整个作战行动都是在阴雨连绵的天气笼罩下进行的，广大官兵克服恶劣天气所带来的重重困难，发扬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精神，英勇作战，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，打出长条山攻坚战、斑岗掏心战、612高地守卫战等典型战例，取得很好战绩，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，涌现黄吴茶、丁化国、马国民等一大批英雄人物。

在近一个月的作战过程中，指战员们身穿雨衣、脚穿防刺鞋（战前特制的深腰解放鞋，胶底子里边加了三层硬帆布垫，用来防越方的竹尖桩，俗称钢板鞋），携带武器装备负重翻山越岭。敌境山区多岩

石溶洞，且崎岖不平，脚下红土壤粘性强，雨后经过踩踏的道路特别泥泞，奇滑无比。加上我们都穿的清一色防刺鞋，脚板不能打弯，活像穿着木履走路，不知跌过多少次，恼怒时真想把手里扔掉光脚行走。无奈为了防竹尖桩和陷阱（敌军阵地前沿和隘口多有用牛尿泡过的竹尖桩和陷阱，因为牛尿泡过的竹尖桩刺破人体后易染破伤风），只得穿着这又笨又重的防刺鞋。

官兵们浑身都沾着厚厚的红泥巴，特别是基层连队官兵，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战壕和猫耳洞里，半个月都难得洗个澡。衣服更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都成了泥浆服，又厚又硬，战友戏称为“将（浆）军服”。我们这些师机关的小参谋要比连队战士幸运些，有时还能吃上热饭和罐头，偶尔还能弄点水洗个脸，但是衣服也都是

泥巴拉呼的，脏臭都忍着！

3月12日，部队奉命撤回国内，师指驻扎在离边境20多公里的峙岭乡街道一所小学校里，紧张神经才得以松弛一下。宿营后我们轮流出去洗理。当晚我邀了通信科和军务科的几个小参谋，拎着换洗的小包裹来到营地附近峙岭河边。这没有硝烟味的和平景象真好，望着清澈流淌的河水，用手捧着先喝上几口，好像山泉水一样醇美甘甜（在越境虽有河水因怕越军投毒而不敢喝）。河里的鱼儿悠闲自在，扔一个小石子，它们蜂拥而上，又一跃而散，再投依然蜂拥而上，怡然自得。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。我们尽情地在河里洗刷了近40分钟，把清澈透明的峙岭河活生生地整成了南疆的黄河……

时光荏苒，转眼45年过去。江山几千里，明月照今生。其间我曾两次去宁明烈士陵园给战友扫墓，到当年出征地爱店边境小镇界碑留影。路过峙岭时重游这条牵牵梦绕的南疆“黄河”，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……深切感受到和平真好！

谨以此文抒发对那些长眠南疆战友的缅怀之情、对和平的热爱之情。

合欢花

惠琼



巨跃 摄

充满了喜气。合欢，合欢，合家欢乐，念着，念着，幸福就无处不在了，就上身了。若在庭院中栽上一棵，年年岁岁，一定会在心里、在眉间，生出无穷的美意来。

合欢花有解忧愁、消怒气的本事。《本草纲目》里，就记载它有“安五脏”、“和心志”的功效。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也说过“合欢蠲忿，萱草忘忧”的言语。

且将记忆拉回到我五六岁的时候。在我的家族里，我有个同门二娘，擅长绣花、做绣花鞋。村里大姑娘、小媳妇，凡是会绣花的，都是跟二娘学的。

二娘性格温和，说话时轻声慢语，极少见她发火。她一闲下来就拿鞋帮子绣花，给自己绣，也给村里的孩子们绣。二娘的绣装从来都是一尘不变的蓝襟褂、灯裤褂，裤脚用长长的黑布带紧系着。我喜欢看二娘绣花，她绣花时的神情专注、安静，周围的一切，仿佛都

难以干扰到她。我喜欢这种样子，喜欢这种超然的样子。

二娘低头绣花时，有时候嘴角会浮现出笑意来，这笑意，小时候的我不能懂得。二娘绣的花样子里就有合欢花，做的花鞋里就是合欢花的最多。至于为什么，这也是小时候的我不能懂得的。但，就是在那时，二娘教我认得的合欢花。

我从没见过二伯。据说和二娘一起生活的我的大哥是我另一门大伯那过继来的。这么说，二娘这一生就没生过孩子。可是，二娘和二伯的故事是怎样地动人动容呢？记得，她家条几一侧上方的墙上，挂着一块“光荣人家”的牌匾。这块牌匾应该能说明二伯和二娘的故事是怎样的吧？也能说明为什么二娘在绣花时会笑、为什么绣的合欢花最多了。

合欢花，是最深情之花。

逆风

严乐

阳春时节，新草疯长。要溢出眼的绿色，一片连着一片，仿佛没有边界终点。云朵间徜徉的风筝，各式各样，争奇斗艳，拖着长长的两道尾巴，在天蓝色的映下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，我顺着这声，侧听风的来去，期盼一个好的消息。

快十年了。十年前，我种下一个希望种子；十年后，我看见它逆风生长。

你一定计算过从宿舍到图书馆的距离。不是以米数而是以时间。我们的大学里有一条樱花大道。如果在平时，我与柚子一起下楼，必经此路去图书馆，大约只需十分钟；如果在樱花盛开的季节，十分钟远远不够。趁此良辰美景，我们要避开开来赏樱的社会人，寻找一个最佳拍照地点。先盯住粉色最集中的地方来一张，再放大或缩小镜头，瞄准细节来一张，还不够，换个方向，咔嚓一声，把柚子的背影永远地留在手机里。柚子看时间不早，转过身来催促我，别忘了你的目标！

我的目标？其实我不敢自信地不卑不亢地平静地说出来是什么，只是柚子早已知道。我们已经不小，大三的时间大多用来挑选考研目标院校。柚子知道我喜北京，所以当她说到我的目标时，双眼闪烁着：“那你要努力，我们一起加油！”

我一直认为，越年轻的人越自由。因为年轻可以有更多选择，可以大胆试错。

所以十年前，我种下一份希望；十年后，它不断地被打磨、被浇灌，被反反复复的心情羁绊，最后变成了执念。

大四毕业，我俩考研失败，捧着两张毕业证书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我们甚至不敢复盘，从而将这结果顺其自然地归因于一个“难”字。“这就是很难，不可能实现的。”柚子的表情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模糊，但我记得她当即决定放弃，不再提考研，转头就找工作去了。

我沉默。人心中的执念，是无法估量的火苗，看起来微小，却一直在某个角落燃烧。几天后，我下定决心，要追随心中的火苗，去凿一道光。所以大学毕业对于我而言，并不是句号，也不是终结。相反，我在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中，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想要。心里那个火苗，逆着风，淋着雨，也要燃烧。

如果一次失败不足以让人认清现实，那么就两次。电话那头，柚子安慰我：“招生名额太少了，如果名额再多点，你一定会中。”我云淡风轻地笑了笑：“没事。”

柚子考上了广东某地的教师编，不久后，她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而我的陪伴也就只是一通电话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今天的我们是否只剩我自己？”

“我还是那个我，你也还是那个你。”挫折不足以让人改变，但时间可以。时间久了，我便接受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团火依旧燃烧着。我多次观察内心的想法，面对得不到的结果，我不再哭闹了。也许，这也是一种成熟，接受自己的“办不到”。许多个夜晚，我即使入梦，也没有一次是梦到自己考中的，看来，我还是不够重视啊。考试仍在继续，考试内容每年都不同。这么多年，我考下了金融类证书，也在别的考试中获得名次，我开始怀疑，自己的执念是否还在，究竟是什么。

四月的皋城，大风飞扬。我透过五楼的窗户，看见楼下一棵小树，在大风中几乎被吹倒，但每一次风弱了，它又直起了身軀。

我盯着看了好久，想起心里的那团火，正是这样。在失败后微弱，在平静中重生，那究竟是什么？我纠结的并不是一场考试，而是多年前对自己的期许。

有些希望，总要逆着风，才能看到。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 E-mail:WXRB—xuhuan@163.com